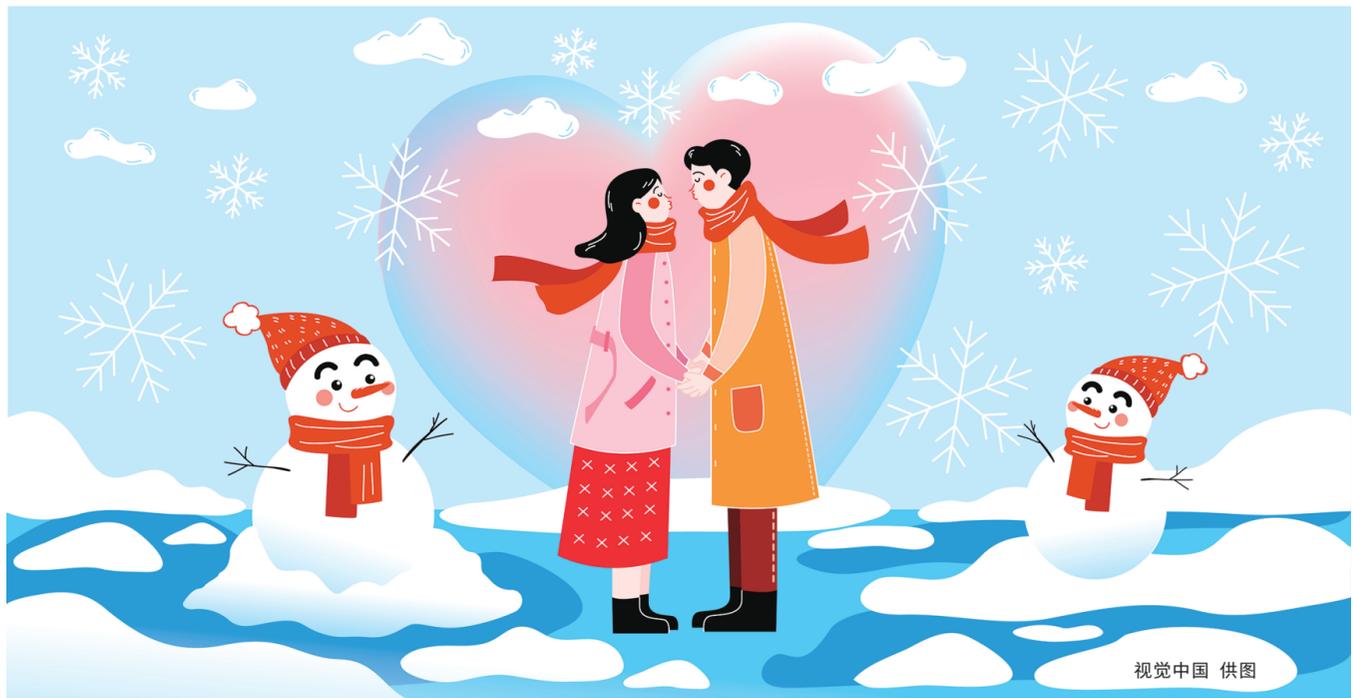




本报记者 沈轶伦

爱是『看到』，是『不审判』



视觉中国 供图

苏州河十八弯，河道进入华东政法大学长宁校区时，形成一个近180度的“U”形大转弯，将主校园环绕成一座半岛，人们管这个河湾叫“学堂湾”。

这个环境优美的校园前身可追溯至1879年——作为中国创建最早的大学之一，圣约翰大学在此创办。1913年2月1日，圣约翰大学举行学期结束仪式，孙中山应邀出席，并于思贤堂（今华东政法大学长宁校区40号楼）大会堂发表演讲。他在演讲中告诫青年：“民主国家，教育为本。人民爱学，无不乐承，先觉悟后。责无旁贷，以若所得，教若国人，幸勿自秘其光。”

就在校园西面，处于今天万航渡路、华阳路口位置，当时还有一座私家花园“小方柳堂”。这座今已无存的建筑，历史上曾为无锡名士康泉与其妻吴芝瑛在上海的住所——1904年，秋瑾曾来小方柳堂，胸怀壮志的鉴湖女侠在这里拔剑起舞，慷慨悲歌。

“比照百年前伟人为天地立心、为生民立命的宏大责任感，我们今天去倾听个人的痛苦、聚焦青年人的焦虑，在‘认识自我’这个命题上，会不会走向‘失之以小，失之以软’了呢？”

也是在一个春寒料峭的2月，我约上海市人大代表、华东政法大学教授杜素娟在万航渡路长宁校区采访。她在华政一线教了27年书，在B站、小宇宙等平台上拥有众多粉丝。这些经历让她始终对当下的青年有着密切的观察。

当AI席卷而来时，更年轻的一代人对意义、超越性和深刻链接的渴望，究竟是变强还是变淡了呢？

夜晚的苏州河，无声地从我们所在的建筑窗外奔流而去。她说起一个互联网上年轻粉丝对她的称呼“网络妈妈”——不是导师、教授，不是一个既定答案或者地图的提供者，而是妈妈。

“妈妈”提供的首先是理解。“在变动不居的时代里，关注并承认个人的感受、以高度自我觉察的方式去重新养育自己，是一种新型的、强调独立与链接并存的‘修身养性’，也是最具体、痛切和必要的起点。它帮助我们以更清醒、健全的姿态，去面对更广阔的世界。妈妈是什么？妈妈是安全感最具体、亲密的起点，是爱的来源。”

作为一个语文老师，杜素娟旁征博引用经典文学试图说明的，不是更深奥的文艺理论或者更先锋的文艺批评，而是回答“爱”：“因为，爱首先是看到对方，也是允许对方，也是允许此刻的‘不知道’。”

华东政法大学教授杜素娟，这位被年轻人称作“网络妈妈”的文学研究者，用27年的一线教学经验与深度观察，以及从经典文学中汲取到的智慧，对话这届年轻人的焦虑与渴望——如何拥抱个人感受，在尝试与重建中学会“爱”。



杜素娟

华东政法大学教授

显。可是，社会的价值体系、情感教育，没完全跟上这个转型。用集体本位的旧经验，去审判个体本位的新生活，这就好像一条新奔流出来的小河，被框在原来的河道里。我们要看到，这种代际隔阂的本质里没有对和错，只是时代的变化。

我收到很多年轻人的倾诉，他们明明在情感关系中受伤，却说服自己要“懂事”；明明对生活迷茫，却假装一切顺遂。因为从长辈那里学到的情感教育的第一条，是否自己的真实情感。这种对自身感受的压抑，本质上是自我割裂。这些痛苦是过去几代人都没有遇到过的，是全新的课题。要拥抱年轻人，首先就要拥抱他们丰沛的个人感受。

我曾举例说，鲁迅在《秋夜》中写道，小飞虫被光亮吸引，“在玻璃的灯罩上撞得丁丁地响”，仍不停止；小粉红在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，但它还愿意放弃那个春天的梦。这就是年轻的天性。察觉自己的感受，从来不是矫情的“情绪内耗”，而是人确立自我、完成社会化的基础。从个体成长来看，情感是自我认知的镜子。

周末周刊：这届年轻人的幸运是在一个没有饥荒和动荡的和平年代长大，和百年前饱经内忧外患的先辈相比，他们似乎没有“喊痛”的资格，但又切切实实觉得苦闷，需要倾诉。他们最想表达的究竟是什么？

杜素娟：我们所处的时代，正从集体本位向个体本位转型——过去，农耕社会里，大家靠集体协作生存，个人感受要让位于家族、群体利益；但现在，数据时代更依赖个体的创造力，年轻人的主体性被前所未有地凸



杜素娟

华东政法大学教授

杜素娟：我理解这些现象的背后，是转型期多重矛盾交织的结果。

比如说婚恋认知的问题，乍一看好像是年轻人的婚育意愿降低，但其实是他们对亲密关系有了前所未有的高质量期待。

我们过去常说，中国人一辈子都在关键期，上小学，很关键；上中学，很关键；考大学，很关键；求职期，很关键。但到了谈婚论嫁时，就说“搭伙过日子”，似乎凑合一下就好了。

但这一代年轻人不想凑合，不愿凑合。他们对自己的感受看得很重，因此对婚恋中的精神共鸣看得非常重。你看，只要大学里开爱情课，永远是爆满的空间，没有“留白”的喘息时刻，考上大学后突然失去目标，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、想做什么，只能盲目跟风“内卷”。他们很多人挑灯夜战、披荆斩棘考上名牌大学，乃至找到令人羡慕的工作岗位后，没有一点得偿所愿的快乐，还总是和我谈“我不知道我要什么。”

周末周刊：如何认识这种“我不知道”？

杜素娟：这种“不知道”是可贵的。甚至可以说，正是因为物质生活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，才能涌现出这份史无前例的“不知道”。

因为，当人们沿着既定轨道往前冲的时候，“不知道”就是暂停，是此刻愿意停下脚步思考。这份思考，是真正自我觉察的开始。所以，这份“不知道”并

地、全盘承接个人的情感。

杜素娟：这恰恰反映出他们在现实中得不到理想化的、纯粹的情感回应。

AI的情绪价值是算法生成的，没有真实的体验和温度。你知道它能24小时陪伴，却不能和你进行精神共鸣。年轻人选择替代品，本质是对“低质量关系”的反抗，这不是坏事，但不能因此放弃对真实关系的追求。我常跟年轻人说，不要把爱情想成“乐园”，它更像是一道需要共同解答的难题。面对难题时保存谨慎和警惕，恰恰是对自己的人生负责的表现。

你看，包括像现在我们做青年工作，举办传统的聚会、聚餐、联谊活动，会觉得比过去难。他们似乎不愿意出门，很排斥一大堆人被迫聚在一起。但他们又特别愿意为自己认可的“情绪价值”付出，宠物经济、“二次元”经济、演唱会经济火爆的背后，都说明青年一代表达认同和参与的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。你首先要承认这种变化，承认这种变化中合理的部分。

周末周刊：你曾在文学课的分享里多次援引《浮士德》等经典作品，并用浮士德的“几世为人”举例说，要正视“何为真正的理想”——不是耗费一生在“攀比思维陷阱”里登上“功利主义的金字塔尖”，而是去过一种自我想象的生活，何为“想象自己想成为的自我”？

杜素娟：保持自我想象，是保持一种不断探索自我和人生可能性的勇气。现在许多年轻人的痛苦，是源于对标外部的成功标准时感受到的失落痛苦。世俗意义上成功标准并非不能参考，但当这个标准过于强大、过于单一，它扼杀了生命的可能性。要把千人千面的自我生命按进标准统一的成功模具时，悲剧就产生了。

这代年轻人是被过度关注长大的——少子化让每个孩子都成了家庭的“命运中枢”，从穿衣吃饭到升学就业，都被父母严格规划，几乎没有成长自由。他们的确是几十年来物质上最无匮乏的一代，但也是几百年来自由最匮乏的一代。而许多父母都没有看到这一点带来的弊端，反而觉得自己的付出都是正向给予，所有聚焦都是全力托举。

我是“60后”，我们小时候或多或少都经历过物资匮乏、信息匮乏的阶段，但回想起来，我们这代人的童年多是在多子女家庭长大的。父母本身或忙于生计，或需要照顾一大家子人，不会把全部精力聚焦在一个孩子身上，这反而带来个人成长中非常需要的空间。

但现在的年轻人，尤其是在大城市遇到的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，一路被应试教育推着走，他们从未有过自己的空间，没有“留白”的喘息时刻，考上大学后突然失去目标，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、想做什么，只能盲目跟风“内卷”。他们很多人挑灯夜战、披荆斩棘考上名牌大学，乃至找到令人羡慕的工作岗位后，没有一点得偿所愿的快乐，还总是和我谈“我不知道我要什么。”

周末周刊：如何认识这种“我不知道”？

杜素娟：这种“不知道”是可贵的。甚至可以说，正是因为物质生活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，才能涌现出这份史无前例的“不知道”。

因为，当人们沿着既定轨道往前冲的时候，“不知道”就是暂停，是此刻愿意停下脚步思考。这份思考，是真正自我觉察的开始。所以，这份“不知道”并

不可怕。

就像浮士德，通过几世为人的经历，在追求爱情、名利、艺术、建立理想国均无功而返后，反而获得了人生的意义。



周末周刊：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有意思的假设：如果《边城》里的翠翠遇到的不是傩送和天保，而是张桂梅，那翠翠就能接受教育，去学桥梁设计和船舶制造，也许就不用再困守小镇渡口，怅然等着一个“也许永远不回来了，也许明天回来”的人了。

杜素娟：就像我举例说《雷雨》中的年轻恋人，如果能选择离开大家庭出去打拼，说不定结果会不一样。

从“五四”开始，文学中的人物一直在往外走，试图离开传统的规训，去找到自己的“主体性”：娜拉要离家，子君想独立，觉民、觉慧要出走……我们要看到，这种个体探索背后是生命的流动需要出路，这份流动是需要社会支持的。

同时，生产资料的变化带来生产方式的变化，生产方式的变化带来生产关系的变化。当青年一代伴随着互联网和AI技术革命成长起来，我们也希望下一代帮助上一代更准确地理解世界的变化。

周末周刊：你出的新书书名是《允许爱情消失》。您通过解读《简·爱》《包法利夫人》等14部文学经典提出，“失去不是一种失败，而是一种力量，关乎告别和重建”“比被爱和分手更难的是拥有独立的勇气和能力”。这里的爱情，好像更多的不是一种关系，而是一面映照自身的镜子。

杜素娟：爱情是几乎所有文学经典中的主题。它不是“恋爱脑”的爱，而是“爱自己”的爱，允许爱情的消失，也允许自己获得自由。

虽然人人都喜欢被束缚，但是当你要自己去决定并承担后果时，却会感到真实的恐惧。因此，随大流便成为现成的答案。爱情是非常个体化的体验，它无法让别人为你做主，你必须自己直面你的选择，就像你必须直面自己只此一次的人生。

爱情有它的生命周期，有生有灭，当爱消失时，不必纠缠怨恨。就像有年轻人和恋人分开后各自成长，再相遇才确认真正“有话聊”，这种谨慎不是消极，而是对自己负责。我们要明白，“我爱你，但我的人生可以没有你”，这种独立的姿态，反而会让关系更健康；同时，也要警惕极端化——不能因为看到上一代的婚姻悲剧，就彻底否定爱情，而是要在反思中学会经营。

我们还要强调，健康的爱一定是双向的。单向的付出、卑微的讨好从来不是爱，而是自我消耗。真正的爱，会让两个人都变得更好，会让你更热爱生活、更认可自己。如果一段关系让你失去自我、变得焦虑，那一定不是正确的爱。因为人生最珍贵的，不是永远顺遂，而是拥有感知幸福、接纳痛苦、体面告别的的能力，活成真实、舒展、自治的自己。

周末周刊：你担心AI陪伴会取代人类真实的情感关系吗？

杜素娟：AI能进行海量资料搜集，也会用话术回答你，但我觉得人不会被取代，因为人丰富的思想不会被取代，最重要的是，情感不能被取代。情感的回应形式可能会有“平替”，但情感本身的个性化无法被降维。

还有一点，就是人的体验是机器无法获得的，尤其是人感受到的爱和痛苦。AI的死寂就是无法像一个真正的人一样在生活中经历痛苦，但人生命中所有最重要的智慧，有时恰恰就来源于困苦。

周末周刊：所以情愿为爱受苦？

杜素娟：对。重点落在“爱”上，还是要爱。



要拥抱年轻人 先拥抱他们的个人感受

周末周刊：最近我刷到一个视频，一个三岁小女孩奶声奶气对着屏幕复述母亲对她的家教，诸如要尊老爱幼等，网友纷纷夸她可爱。当她说“哭是没有用的，有事好好沟通”时，跳出来一条高赞评论：“小妹妹，哭是有用的，情绪也是有用的，表达感受也是有用的。”我觉得特别有意思。对于其他老生常谈的道理，大家都觉得值得继续遵守，但对于“哭是没有用的”，随着时代的不同，大家已经有了不同的看法。在当下这个信息化、个性化的时代，为什么我们如此强调个人情感的重要性？

杜素娟：这的确确实是近年来我和年轻人打交道时遇到的一个共性，他们希望自己真切感受到的东西，能被倾听与承认。

上了年纪的人，或许会忘记自己也曾是这么走过来的，为什么你们不能这样”时，青年一代的迟疑的背后，是否也是一种新的需求亟待被命名和安放？

周末周刊：说到当下年轻人的婚育和生育意愿降低，当长辈们说“我们都是这么走过来的，为什么你们不能这样”时，青年一代的迟疑的背后，是否也是一种新的需求亟待被命名和安放？

周末周刊：说到当下年轻人的婚育和生育意愿降低，当长辈们说“我们都是这么走过来的，为什么你们不能这样”时，青年一代的迟疑的背后，是否也是一种新的需求亟待被命名和安放？

周末周刊：说到当下年轻人的婚育和生育意愿降低，当长辈们说“我们都是这么走过来的，为什么你们不能这样”时，青年一代的迟疑的背后，是否也是一种新的需求亟待被命名和安放？

周末周刊：说到当下年轻人的婚育和生育意愿降低，当长辈们说“我们都是这么走过来的，为什么你们不能这样”时，青年一代的迟疑的背后，是否也是一种新的需求亟待被命名和安放？

周末周刊：说到当下年轻人的婚育和生育意愿降低，当长辈们说“我们都是这么走过来的，为什么你们不能这样”时，青年一代的迟疑的背后，是否也是一种新的需求亟待被命名和安放？

周末周刊：说到当下年轻人的婚育和生育意愿降低，当长辈们说“我们都是这么走过来的，为什么你们不能这样”时，青年一代的迟疑的背后，是否也是一种新的需求亟待被命名和安放？



拿着旧地图 找不到新环境里的坐标